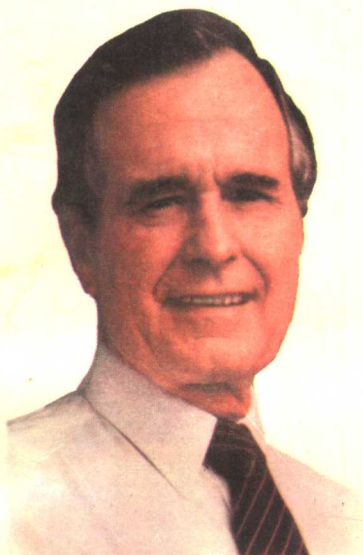




布什自传

〔美〕乔治·布什著

56365

3

新华出版社

布 什 自 传

〔美〕 乔 治 · 布 什 著

周树春 陈铭 陈亚平 译

陈耕涛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布 什 自 传
(原名《展望未来》)

(美) 乔治·布什 著
周树春 陈 铭 陈亚平 译
陈耕涛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插图2张 166,700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329-1/K·50 定价: 2.80元

著者自序

正如标有成分含量的食品一样，有关华盛顿的书籍往往也应该在显眼之处开列上内容概要，因为这是消费者有权了解的。

所以先向浏览者打个招呼，在翻开此书时，如果您以为这是一部关于里根政府内幕的轶闻，指望书中充满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秘密、内阁成员之间的龃龉嫌隙、或是总统和副总统周四午餐上的菜谱，那么，您多半会失望的。

早在里根政权问世前几年，我已开始动手撰写此书，而书中所记事件则可追溯到里根就职前的半个世纪。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华府秘闻”，而是一本有关得克萨斯和缅因州、勃宁群岛及中国的书。书中涉及华府环城公路以外的地方，也远非以上几处。

那是1977年1月，象很多年逾半百的人一样，我也突然萌发奇想：要把我的故事说给世人听听。这个念头是在我携妻子巴巴拉及全家从休斯敦移居华盛顿，接着到纽约，去北京，继而折回华盛顿，辗转迁徙整整10年以后产生的。

时机可谓来得再好不过了，当时我们刚好兜了一圈，回到了休斯敦。1967年1月，我在休斯敦作为一个众议员初涉政界，到

1977年1月，也就是在我出任中央情报局长一年后，我的政治生涯暂告一段落，又回到休斯敦这个原点。在其间的10年中，我涉足的领域极为广阔。当时，只待一个出版商问上这么一句：“不考虑写本书吗？”我便忙了起来，又是记笔记，又是对录音机口述。

正如很多著作问世前的际遇一样，此书行将编排付印之时，又发生有意思的事情。我再一次忽发奇想，竟没日没夜地在衣阿华、新罕布什尔和其他州四处奔波，参加起总统初选了。1980年7月，我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伙伴；到1981年1月，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了。

这些年来，著书立传的念头始终萦绕心头。不管这将是一部政治性书籍，还是自传体回忆录，我一直想完成这本始而未就的著作。事实上，随着时光的流逝，本书扩充了内容，不但涉及1966—1976年时期，而且写到此之前的年月。

用一句中国俗语来说，我生长于“多事之秋”。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30年代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度过的。早年经历铺砌了我日后的人生道路，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展望未来》这一标题正是表现我的人生哲学的。时至今日，眼下的这本书与我10年前在休斯敦动笔初写的那本书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时过境迁，10年间发生了多少始料未及的事件和妙趣横生的插曲呀！如果说“名副其实”是衡量“华府书”质量高下的水准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对本书最好的概括。

乔治·布什
华盛顿副总统官邸
1987年5月

“向上看，不要朝下看；向外边看，不要朝里面看；向前看，不要往后看。还要伸出一只手，帮一把。”

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

（1903—1909年任美国参议院牧师）

目 录

著者自序

第一章	你好，乔治！	(1)
第二章	何缘去得州？	(16)
第三章	要么是A，要么是Z	(51)
第四章	鸡丁沙拉与……的区别	(70)
第五章	在这里除了碰杯喝酒，什么也不干	(98)
第六章	我接到了上帝的请柬	(117)
第七章	来自总统的要求	(136)
第八章	理想一定能实现	(162)
第九章	只有总统才在南草坪降落	(193)
第十章	展望未来	(223)

第一章

你好，乔治！

底特律，1980年夏。

人们认为，政治是关于人和竞赛的学问——你争我夺地竞选各种公职，一刻不停地从一个赛场跑向下一个赛场。尽管如此，你迟早总会有机会在某个饭店的房间里坐下来，歇口气——等待着。

1980年7月16日，我正这样等待着。我和巴巴拉、我的孩子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坐在俯瞰底特律河畔和远方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万家灯火的庞恰特雷恩饭店的房间里，一边喝啤酒、吃苞米花，一边看电视——等待着。

悬着的一颗心早已落下，我们正悬着另一颗心。

悬心的第一件大事，我是6个星期前，在1,100英里以外休斯敦家里的起居室中得知结果的。当时，我的竞选班子经理詹姆斯·贝克①招集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顾问，商讨我竞选总

① 詹姆斯·贝克在里根政府中任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译注

统的前景。会议是上午10点开始的，正好是上午喝咖啡的时间。

5分钟后，大家一致认为：罗纳德·里根将在首次投票中获得提名；我已无望取胜。当时只有一人持不同看法，那就是我自己。

“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初选即将来临，我们还可以试一试，”我争辩道。

一个优秀的竞选班子经理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他必须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者，对竞选对手要了如指掌，既要知己，又要知彼。在竞选白热化时，他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够告诉其候选人所不愿听的逆耳忠言。

贝克是个优秀的竞选经理。在休斯敦那个春日的早晨，他怀揣冷酷事实而来——他带来了非正式的支持我的代表人数统计。他对我说道：“乔治，什么事情都该拿得起，放得下，该进则进，该退便退。看看这些数字吧。”

他把一叠材料摊放在茶桌上。我无心看。我感到，如果眼睛只盯着百分比，我压根儿就不该参加竞选。我答道：“詹姆斯，不到最后我是不肯罢休的。还不是撤的时候。”

他摇摇头，指了指材料上的数字，说：“乔治，竞选已经失败，你是唯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把另一叠材料摊开，接着说：“况且，咱们没钱了。”

就这样，原计划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背水一战，便偃旗息鼓，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随之落幕。那天晚上，我和巴巴拉同几个外地客人，去了一家我最喜欢的墨西哥餐馆——莫利娜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墨西哥豆、玉米饼、夹肉玉米饼和辣椒。我的胃口特别好。当我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时，不管它是不是如愿以偿的决定，我总是胃口不减。

我一惯早起，每天6点或6点半就起床。第二天早晨7时，

我先审阅并发出了给里根州长的贺电，接着和各地朋友通电话，感谢他们夜以继日地为我的竞选操劳。

我记不起最初是谁提起的，不过，在每三个与我通话的人中，就有两人问及里根和布什组成竞选伙伴的可能性。在当日上午于加列里饭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我断然否认，认为不可能。将近3年来，我全力以赴地竞选总统，现在谈论当副总统候选人，我心里转不过弯。我需要走开一会儿，冷静一下，梳理一下庞杂无端的思路。

此外，我明白副总统是用不着竞选的，只需人家来个电话呼唤一声就行了，而来电呼唤者就是总统候选人。

早在1968年，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来自威斯康星的众议员比尔·斯泰格尔和他几位善意的朋友，还有汤姆·杜威、约翰·布里克等几位老共和党人，就曾筹划让我做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伙伴。当时，尼克松已取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正在依照常规征询有关副总统提名人的建议。我们后来了解到，其实尼克松当时已经选中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但是为了吊新闻界的胃口，也让电视观众高兴，尼克松故意让事情悬着，对此秘而不宣。

一些新闻观察家曾认为，尼克松可能会选择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作其竞选伙伴。林赛当时是一颗政坛新星，颇得年轻选民的青睐，不过，共和党代表们大都认为他的观点过于自由化。人们寻找的是一张新鲜并年轻的共和党人面孔。作为一个来自得克萨斯、而在东部也有家庭背景的44岁的共和党众议员，我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副总统人选。

这种议论对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来说有益无害，即使那不过是一只没有充气的试探气球。这恰恰就是我那一年的遭遇。全国代

表大会结束，尼克松在与众人一一握手时，走到我面前，颇费口舌地解释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我。

他用一副老资格政治家那种超然物外的口吻对我说道：“乔治，你的竞选搞得不错，组织得很好，不过，你要明白，我实在不能选择一个才任职一届的众议员。”他说得对，我能带给他的不过是一张新鲜、年轻的面孔，而这在大选中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在福特考虑副总统人选时，我的名字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这时，我的资历已稍见雄厚。当时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曾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一次对共和党州长和全国委员会成员进行的有关副总统人选的民意测验中名列第一。这一次，我的确收到了一个电话——来自白宫接线员的直呼：

“布什先生吗？”

“是！什么事情？”

“请稍等，……总统先生，布什先生接通了。”

“你好，乔治……”

“您好，总统先生。”

“很好，乔治，很好。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几分钟后我将宣布，纳尔森·洛克菲勒^①的名字将作为副总统人选送往国会批准……。”

“是吗？那好。总统先生，您的选择很好。谢谢您费心打电话给我。实际您用不着……。”

他的确多此一举。不过，福特就是这么个人。他当总统时，

^① 纳尔森·洛克菲勒是洛克菲勒家族第3代5兄弟中的老二，曾任洛克菲勒中心公司董事、总经理和董事长。1974—77年任副总统。曾3次竞选总统，都告失败。——译注

就象他做共和党领袖时一样多思多虑，办事周到。

有趣的是洛克菲勒一贯声称他不想当副总统，说他不能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后备部件”。其实，从共和国建立初始，很多人——包括某些副总统本人——都对副总统一职不屑一顾。

约翰·亚当斯曾宣称他在担任副总统时吃尽了苦头。在他苦尽甘来，摇身一变成为总统后，亚当斯又竭尽全力，让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吃苦受难。100年后，特迪·罗斯福曾一再津津乐道地重复马克·吐温关于两个兄弟的笑话：一个当了水手，一个当了副总统，两人从此均如泥牛入海，没有音信。

近代，人们曾委婉地引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副总统——来自得克萨斯的约翰·加纳的话，来形容副总统职位。加纳认为该职“不值一痰盂”。为争夺1932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曾与罗斯福鏖战厮杀。但是，当罗斯福邀请他出任副总统时，这位人称“仙人掌杰克”的老兄，便毅然端起了他所贱称的痰盂，尽管他为此还不得不辞去众议院议长一职。

28年后，另一个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负于另一个东北人，约翰·肯尼迪。约翰逊也曾表示不当副总统，而且他对肯尼迪怀有的敌意甚于加纳对罗斯福抱有的敌意。但是，党内竞选的战火硝烟散尽之后，约翰逊很快便放弃参院多数党领袖的职位，充当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些趣闻轶事所包含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人人都似乎对副总统职位嗤之以鼻，但是轮到自己头上，毅然回绝出任的，却寥寥无几。而其中原委也是一目了然的，正如我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所简单明了而又不无自嘲地概括的那样：“今天我微不足道，但明天我却可能扭转乾坤。”

除了这种病态的自我安慰外，现代副总统职务还会给任职者

带来其他机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副总统的威望——如果不是其权力的话——日益增长。当哈里·杜鲁门接替罗斯福出任总统时，他对原子弹一窍不通。结果，为了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所面临的种种决策，不得不为他开办了个速成班。由于这段历史，后来的总统总是保证让副总统了解白宫的决策过程。这样，在一个明智的总统手下，有所作为的副总统就可能对政府政策发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在以后的6星期里，我脑海中闪过了这一切。同时，我和巴拉整点行装，准备奔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那么，我对成为罗纳尔德·里根的竞选伙伴是否感兴趣呢？是的。可我为此又能干点什么呢？除了18年来的政治业绩，拿不出其他什么东西。里根可能来电话，也可能选择别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桩悬而未了的事情，即竞选中欠下的那40万美元。为筹措这笔款子，我又四处奔波，忙到7月中旬，总算还清了所有债务。

然后，我便上路前往底特律了。

在现代美国政治中，挑选副总统的过程总是变幻莫测的。19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也不例外。

里根竞选班子的民意测验专家，迪克·沃思林，曾于6月进行过一次全国性调查，以期为里根选出最有力的竞选伙伴。新闻界从内部获悉测验结果：杰里·福特名列第一，我次之，霍华德·贝克居三。沃思林所列名单还包括保罗·拉克索尔特和杰克·肯普。

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华盛顿名声很好。但是，由于他支持巴拿马运河协议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

议，他触怒了不少里根的追求者。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倒是里根的一个密友，但出于地理平衡方面的考虑，也不可能成为里根的竞选伙伴。杰克·肯普虽然是供应学派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在其纽约众议员选区以外，是鲜为人知的。

这样，副总统提名人似乎只能在我和福特之间产生。因为一个前任总统好象不大可能竞选副总统，所以詹姆斯·贝克认为，里根—布什搭档的可能性很大。

在竞选过程中，詹姆斯与里根的竞选经理凯西及里根竞选班子中如米斯等其他人士，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不过，虽然那一年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之间的攻击尚未达到骂街的程度，竞争总还是很激烈的，所以，一旦大会推出里根—布什联袂阵容，舆论界少不了会对此提出质疑。

首先，就有一个“巫术经济学”的问题。这是我在宾夕法尼亚预选中，针对里根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而使用的一个名词，当时并未引起广泛注意，不过后来被新闻界和民主党拿去大做文章。那么，我和里根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能否调和呢？

尽管我们在竞选中彼此口诛笔伐，但我感到，我们基本上都持自由竞争的经济观点，都赞同减税，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全国代表大会后，当我们在洛杉矶碰头，策划竞选战略时，

“巫术经济学”就再也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大选中要大谈特谈经济问题，尤其要讲卡特政府的弱点，如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高利率和工业停滞。

从根本上来讲——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里根和我们都认为，要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需要减税，还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大规模破除联邦政府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的规章制度。

如果说里根—布什联袂上还存在什么障碍的话，那并不是我

们在政治、经济观点上的分歧，而不过是我们之间还缺乏了解。在我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时，我曾会面数次，但从未深谈过。1978年，我曾去洛杉矶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打算参加总统竞选。不过，那也仅仅是礼节性的会晤，诚恳但不算亲近。

竞选开始后，我们经常公开辩论中唇枪舌战，这当然也无助于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沃思林的副总统人选民意测验似乎倾向于里根—布什搭档。但是，其他来自里根阵营的内部消息则暗示，里根还远未拿定主意，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尚未决定。

16日晚间将进行投票选举总统候选人，并要推出副总统人选。这天下午，主管我在全国大会期间活动日程的迪安·伯奇来我房间说，他已获悉，包括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布罗克和杰克·马什等人在内的前福特政府官员正与里根班子的头面人物会晤。据估计，他们正努力撮合里根和福特组成竞选伙伴，即所谓“理想搭档”。

“这不过是传闻，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迪安说。他说得对。大会上的小道消息大多短命，传不多久就销声匿迹了。但是，一下午过去了，夜幕降临，代表们开始拥向乔·路易斯会场，准备参加晚间会议，可人们还在议论着有关里根—福特搭档的传闻，而且越传越神。

6点，我吃了点快餐，接着便准备去大会发言。我的讲话安排在总统提名以前。从程序上来说，这意味着把我从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划掉。从实际效果来讲，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把布什的支持者都吸引到大会的最终选择——罗纳德·里根的周围，从而有助于加强党的团结。

那是一次重要的演说，我还从未做过如此事关重大的讲话。讲好讲坏，都将直接影响副总统的人选。讲得好，可能选择我，讲得不好，选择的天平会倾向别人。

在我面对衣镜整理领带时，沃尔特·克朗凯特^①和杰里·福特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开始谈论里根竞选伙伴的人选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距离那里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罗纳德·里根也在收看这个电视采访。据说，当里根看到福特告诉克朗凯特说总统和副总统应该如何分权的时候——这说明当时双方正在讨价还价，他楞住了。他没想到，福特会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出于不同原因，我对此也感到震惊。福特的意思等于是说，他要和里根分担总统职权。

迪安·伯奇和我一道去大会会议厅。他出生于亚利桑那，在充当戈德华特的高级助手时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还在尼克松和卡特政府中任白宫顾问。伯奇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不紧不慢，在任何时候，他总能冷静地观察分析政治局势。当我问他是否看了对福特的采访时，他显得茫然，说看了。不过，他接着说，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白宫运行的角度来看，福特的话都没有现实意义。

福特在接受克朗凯特采访时对副总统职责的概述，同基辛格等人与里根方面的代表所谈判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试图达成这样一个君子协定，日后由里根负责内政和经济，而福特则在基辛格的帮助下，执掌国防和外交大权。

“乔治，别去想那件事了，”当我穿过人群走向后台时，迪安对我说。“集中精力发表演说。”

^① 沃尔特·克朗凯特，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译注

其实，我也正努力把注意力转移到发言上来，反复阅读我的演说辞。5分钟后，我将穿过一条长长的坡形台阶，走向大会讲坛。这时，一个后台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真遗憾，布什先生，实在遗憾。我曾为你使过劲儿。”

“遗憾什么？”在我们握手时我问他。

“你难道还没听说呀？全完了，里根已经挑选福特做他的竞选伙伴了。”

悬心的这件大事仍然悬着……

回到旅馆后，我换上了运动衫和便裤，我知道当晚不会有其他社交活动了。我感到，大会对我演讲的反应不错。在纽约州众议员巴伯·科纳布尔对我作了介绍后，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这是布什支持者们最后一次向我欢呼致敬。在演讲过程中，我还12次被掌声和喝彩声打断。这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在讲话中对卡特政府大加挞伐，这无疑会使共和党人痛快地跳起来。接着，我又勾勒了在里根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的未来。

至此，除了次日晚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说后，我或许还会在讲坛上浮现一下外，我在大会期间的职责就全部结束了。没有荣耀，也没有雪茄，但暂时，没有懊悔，也没有悲哀。

尽力而为，向前看，这是我直到30岁出头才学到的经验。当时，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白手起家为创建自己的公司而努力。从前，我总有忙不完的烦心事，常常愁眉苦脸。一次去伦敦办事，日程紧张，旅途疲劳。一天早晨起床，正准备穿衣，却无缘无故地倒在了旅馆房间的地板上。哪儿也不疼，只是感到阵阵眩晕。我试着想站起身来，可就是直不起腰，于是爬到床边，按蜂鸣器叫人。